不得已

此書歙縣布衣楊光先所著楊公於康熙初入京之西洋人
以天主邪教煽惑 國必為大患明見在二百一 先安
為 本朝第一有濟 另一有闢邪教言
功聖學有濟民生之書當時邪不敵正質審明白黜
湯若望諸人之官殺監友之附教者五人禁中國人習天
主教可謂重見天日矣乃西洋人財可通神始不去
遍賄漢人之有力者暫授楊公為監正必欲、之間陷
置之死地楊公明燭其謀五疏力辭又條上六畏二差
之疏情詞剴切 部議陰受指使始終不准不得已之
職不久即以置閏錯誤坐論大辟蒙 恩旨赦歸中途

為西洋人毒死而後西法復行牢不可拔蓋楊公死於未
授職之前則無以摘其誤謬而西術不能復興即興亦
終不能固故設此陷穽以滅其憤而信其奸邪謀之深毒不可
畏哉然而天主教之不敢公然大行中國之民不至公然習天
主教而盡為無父無君之禽獸者皆楊公之力也正人心
息邪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或以愚言為過當請具眼人辨之
此書於壬寅夏得刻本於吳壽雲處價昂不能購倩友人
胡子安影抄一本後有竹汀先生手跋謂西人購此書即
焚燬之苟非切中邪謀何以如是然楊公步算非專家
明理不明數公已自言之何得為公病書中辨論未必無弊

樹大喚語然闢異端不得不如此聖人復起亦當許之特拘
墟小儒眼光如豆不免以此訾議耳至於辭官諸疏懇
摯暢達奸謀早已洞燭意如此其誠見如此其明而猶以
布衣供事終乃就職監正者實因感激
聖恩而不忍以黨邪疑執政耳假尊崇為傾陷為從來
宵小害君子者特闢一途雖
聖主已廓不疑吾為楊公痛吾為世道人心痛矣

丙午六月元和錢倚跋

戊午六月吳門[illegible]顧校

不得已目錄

不得已上

正國體呈藁

中星說

選擇議

摘謬十論

附始信錄序并口供

附尊聖學疏進呈

以上俱經 禮部入招咨清

小引

世間事有不可已而已者計利計害之鄙夫也有可已而不已者暴虎馮河之勇夫也暴虎馮河固為聖人之所不與而計利計害亦非君子之所樂為顧其事之何如爾事當其正雖九死其如飴事或匪正即萬鍾所不屑斯可已不可已之辨而鄙勇二者之失皆可置之不問矣唯於不可已之事而不計利害生死堅其不可已之志以行之述雖似乎徒摶徒涉而心終為先聖後聖之所亮此不可已之大中至正當

不可已者也世道之不替賴士大夫以維之士大夫
者主持世道者也正三綱守四維主持世道者之事
士大夫既不主持世道反從而波靡之導萬國為正
法邪教之苗裔而滅我亘古以來之君親師其事至
不可已也舉世學人不敢一加糾政邪教之力如此
重哉三光晦五倫絕矣將盡天下之人昏淪於無父
無君也是尚可以已乎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
之所以不得已也歟子輿氏之辯其心傷其情迫何
利害之足計摶涉之云徒哉故題其書曰不得已

江南徽州府歙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歲

告爲職官謀叛

本國造傳妖書惑衆邪教布黨京省邀結天下人心逆

形已成厝火可慮請乞蚤除以消伏戎事竊惟一家

有一家之父子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不父其父而認

他人之父以爲父是爲賊子不君其君而認海外之

君以爲君是爲亂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況污

辱

君親毀滅

先聖安可罷之不討西洋人湯若望本如徳亞國謀反
正法賊首耶蘇遺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私渡來京
邪臣徐光啓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薦於
朝假以修歷爲名陰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謀漸張令
歷官李祖白造天學傳槩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
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爲伏羲氏六經四書盡是邪教
之法語微言豈非明背
本國明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赦主謀者湯若望
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許之漸傳用者南敦伯安景

明潘進孝許謙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並　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奧盈萬人踞爲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若望借歷法以藏身

金門窺伺

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連謀爲不軌何故布黨於

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於時憲歷面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

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
國聖教惟有天教獨尊目今僧道香會奉
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
牌繡袋以爲憑驗光先不敢信以爲實乃託血親江
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書一本會
期一張註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意欲何爲
種種逆謀非一朝夕若不速行剪除實爲養虎貽患

雖
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小醜茍至變作然後勦平
生靈已遭塗炭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伏讀
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
關萬古綱常憤無一人請討布衣不惜齏粉効忠歷
代君親謹將天學傳槩妖書一本邪教圖說三張金
牌一面繡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曆
一本並先正國體呈稾一本與許之漸書稾一本
具告
不得已

禮部叩密

題參依律正法告

禮部正堂 施行

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告本日具疏

題參堂司官親帶光先至

左闕門引

奏隨令滿丁十二名將光先看守在祠祭司土地祠

八月初五日

密旨下部會吏部同審

初六日會審湯若望等一日初七日放楊光先寧家寧作甯

與許青嶼侍御書

新安布衣楊光先稽首頓首上書侍御青翁許老先生大人臺下士君子搦七寸管自附於作者之林郎有立言之責非可苟然而已也毋論大文小文一必祖堯舜法周孔合於聖人之道始足幟樹文壇價高瑯玡方稱立言之職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無言之真妄而槩以至德要道許之在受者足爲護身之符而與者卒有比匪之禍不特爲立言之累且併德與功而俱敗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吾家

老不曉事豈不可以爲鑒哉茲天主教門人李祖白者著天學傳槩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依此說則東西萬國盡是無人之空地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逖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祖白此說則天下萬國之君臣百姓盡是邪教之子孫祖白之膽信可包天矣考之史冊推以歷年試問祖白此史冊是中夏之史冊乎是如德亞之史冊乎如謂是中夏之史冊則一部二十一史無有如德亞天主教六字如謂是如德亞之史冊祖白中夏人何以得讀如德亞之史必祖白臣事彼國輸中國之情尊如

德亞爲君中夏爲臣故有史冊歷年之論不然我東
彼西相距九萬里安有同文之史冊哉謀背本國明
從他國應得何　謂我伏義是天主
罪請祖白自定在中國爲伏義氏教之子孫豈非賣
君作子以父事耶教
祖白之頭可斬也郎非伏義亦必先伏義不遠爲
中國有人之始伏義以前有盤古三皇天皇氏己有
千支自天皇甲子至明天啟癸亥凡
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年爲天官家中
積分歷元祖白歷官不知歷元之數而謂伏義以前
中夏無人豈止於惑世誣民己哉
欺天罔人之罪祖白安所逃乎　此中國之初人實
如德亞之苗裔伏義是如德亞之苗裔則五帝三王
以至今日之聖君聖師聖臣皆令其
認耶教作祖置盤古三皇親祖宗於何地郎寸斬祖
白豈足以盡其無君無父之辜以中夏之人而認西
洋之耶教作祖真雜種也
自西祖東天學固其所懷
上天何故而生此人妖哉

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昌明於今之世矣伏羲時天主教之學既在我中夏家傳戶習且倍昌明於今之世必其書有存者自有書契至今絕無天主教之文祖白無端偈此妖言出自何典不知祖白是何等心竅國家有法必剖祖白之胸探其心以視之延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誠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之天帝爲受之邪教之學誣天非聖極已郎吱祖白之肉寢祖白之皮猶不足以泄斯言之恨其見之書曰貽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引書九十五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引詩一百一十一言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引論語二十六言中庸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引中庸二十言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引孟子五十九言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語乎往時利瑪竇引用中夏之聖經賢傳以文飾其耶教今祖白徑謂中夏之聖經賢傳是受耶教之法語讖言祖白之罪可勝誅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無先天學則先聖先賢皆耶教之後學矣凡百君子讀噫、至此而不痛哭流涕與之共戴天者必非人也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我

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五帝

之正統

大清之

太祖
太宗
世祖
今上也接周公孔子之道統
大清之
輔相師儒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
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爲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胆何大也
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

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

大哉聖謨眞千萬世道統之正脉後雖有聖人弗能駕

世祖斯文而上之也蓋祖白之心大不滿

世祖之法堯舜尊周孔故著天學傳槩以闢我

世祖而欲專顯天主之教也以臣抗君豈非明背本國明

從他國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王

正月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噫吁戲異乎哉許先

生而爲此耶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若而人爲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呈書像一書則罔有序之者賣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君子直以妄目之而已矣祖白之爲書也盡我
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
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

代先聖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
已哉實欲挾
大清之人盡叛
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
君無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
莫識其所爲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
氏供奉
皇帝龍牌是識君臣經言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
親是識父子况吾儒以五倫立教乎唯天主耶蘇謀

反於其國正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蘇之毋瑪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蘇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先生及以二氏之識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莫識君臣父子以耶蘇之莫識君臣父子者謂之爲識君臣父子何剌謬也儒者有弊是先聖乎先賢乎後學乎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之如無其人不宜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教也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亟距之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槩之害道也苗裔

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
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無君祖白
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而先生爲祖白作序是距
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辨先生自道之也意
者先生或非
大清國之產乎或非
大清國之科目乎胡爲而爲邪教序此非聖之書發此
非聖之言也先生過矣尋復思之是非先生之筆也
何以明之先生讀書知最字發身庠序爲名進士筵

仕爲名御史其於聖人之道幼學壯行熟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生之所素定也者肯屑爲此非聖妖書之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謀以先生乃
朝廷執法近臣又有文名得先生之序以標斯書使天下人咸曰許侍御有序則吾中夏人信爲天主教之苗裔勿疑矣妖言惑衆有患腹天書之成效故託先生之名爲之序既足以　搖動天下人之心更足爲邪教之証據於將來也必非先生之筆也不然或先

生之門人慕容弗體先生敬慎名教之素心假借先生之文以射自鳴鐘等諸奇器必非先生之筆也再不然近世應酬詩文習爲故套有求者率令床頭捉刀人給之主者絕弗經心不必見其文讀其書也况

先生戴星趨

朝出郎入臺治事退食又接見賢士大夫論議致君澤民之術奚暇讀其書哉使先生誠得讀其書見我伏羲氏以至今日之君臣士庶盡辱爲邪教之子孫六經四書盡辱爲邪教之餘論當必髮豎眥裂擲而抵

其書於地之不發尚肯爲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終爲必非先生之筆也光先之闢邪論距西集殺青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餘部朝野多謬許之而先生獨若未之見若未之聞豈於非聖之書及（反）悅目乎必不然矣於此愈信必非先生之筆也雖然光先能信必非先生之筆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之筆天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但此序出未二月業已傳遍長安非先生之筆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後之人未必能如先先能如今日之有位君子能如今日之天

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之筆也得罪名教雖有孝子慈孫豈能爲先生諱哉猶之乎先先今日之呼吾家老不曉事也先生當思所以處此矣天主耶蘇謀反於如德亞事露正法同二盜釘死十字架上是與衆棄之也有若望之進呈書像可據然則天主耶蘇者乃彼國之大賊首其教必爲彼國之所厲禁與中夏之白蓮聞香諸邪實同在彼國則爲大罪人來我國則爲大聖人且謂我爲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謂我爲彼教之後學而弗知惡使如德亞之主臣聞之寧

不喚我中夏之士大夫無心知無目識乎先生雖未嘗為之序而序實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以謀反之遺孽行謀反之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嶴盈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

地送往迎來若望藉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棊布邪教
之黨羽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明綱之所
以不紐者以廢前王之法爾律嚴通海泄漏徐光啟
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
而弗識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
止正不關防之十五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
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寬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習矣不察伏戎於莽萬

一竊發先生將用何術以謝此一序乎時憲歷面書
依西洋新法五字先先謂其暗竊正朔之尊以予西
洋而明白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其疏具呈爭之今謂伏羲是彼教
之苗裔六經是彼教之微言而依西洋新法五字豈
非奉彼教正朔之實據明驗乎惑衆之妖書已明刊
印傳播策應之邪黨已分布各省咽喉結交士夫以
為羽翼煽誘小人以為爪牙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從
之者如水之就下

朝廷不知其故羣工畏勢不言養虎卧內識者以爲深
憂而先生不效賈生之痛哭尚反爲其作序以諛之
乎光先抱杞憂者六年矣懷書
君門抑不得通惟付之筆伐口誅以冀有位者之
上聞先生乃
聖門賢達
天子諫臣不比光先之無官守言責執典章以聲罪致
討實先生學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爲者況有身
後之累之一序乎光先與先生素未謀面而輒敢以

書唐突（突）先生者爲天下古今萬國君臣士庶之祖禰衛爲古先聖人之聖經賢傳衛爲天下生靈將來之禍亂衛匪得已也請先生速鳴攻之之鼓以保立言之令名以消身後之隱禍斯光先之所以爲先生計非請讓先生也幸先生亟圖之知我罪我惟先生所命主臣主臣

康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頓首面投

闢邪論上

聖人之教平實無奇一涉高奇鄙歸怪異楊墨之所以爲異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執於中正故爲聖賢之所距斥其人其學不敢望楊墨之萬一而怪僻妄誕莫與比倫羣謀不軌以死於法乃妄自以爲冒覆宇宙之聖人而欲以其道教化於天下萬國不有所以逆之愚民易惑於邪則遺禍將來定非渺小此主持世道者他日之憂也故不憚繁冗據其說以闢之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

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名曰耶蘇
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蘇
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
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
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其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
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
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
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

以為人類之初祖天為有始天主為無始有始生於
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
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
者哀悔於耶蘇之前並祈耶蘇之母以轉達於天主
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為魔鬼
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蘇為誰曰即天主問天主
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為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
造罪禍延世世曾齊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
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

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蘇故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蘇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行而物生二氣之良能也天設為天主之所造則天亦塊然無知之物矣焉能生萬有哉天主雖神實二氣中之一氣以二氣中之一氣而謂能造生萬有之二氣於理

通乎無始之名竊吾儒無極而生太極之說無極生太極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則涉於誕矣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政爲此也而所謂無始者無其始也有無始則必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則必又有生無無始者之無無無始遡而上之曷有窮極而無始亦不得名天主矣誤以無始爲天主則天主屬無而不得言有真以耶蘇爲天主則天主亦人中之人更不得名天主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内四海萬

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立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二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矣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於漢之元壽庚申 元壽庚申距

今上順治己亥纔一千六百六十年爾而開闢甲子至明天啟癸亥以暨於合合計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

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黃帝太乙所紀從來之歷元匪無根據之說太古洪荒都不具論而天皇氏有干支之名伏羲紀元癸未則伏羲以前已有甲子明矣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以甲辰紀元堯甲辰距漢哀庚申計二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蘇即是天主則漢哀以前盡是無天之世界第不知堯之欽若者何事舜之察齊者何物也若天主即是耶蘇孰抱持之而內於瑪利亞之腹齊諧之志怪未有若此之無稽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道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子

不失之辱有母無父人子反失之榮四生中惟濕生無父母胎卵化俱有父母有母而無父恐不可以為訓於彼國況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如此其尊也尊無父之子為聖人實為無夫之女開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既生耶蘇更不當言童身未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身雖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恥也母之童身即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為聖人者反

忍出諸口而其徒反忍嗚之天下萬國乎耶蘇之師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嫌不知欲蓋而彌彰也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怵愚夫愚婦非真有天堂地獄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祥百殃即現世之天堂地獄而被教則鑿然有天堂地獄在於上下奉之者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墮之地獄誠然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爾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抑將顛倒

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蘇之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於天堂是奸盜詐僞皆可以爲天人而天堂實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佛隨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以騰妬婦之口如眞爲世道計則著至大至正之論如吾夫子正心誠意之學以修身齊家爲體治國平天下爲用不期人尊而人自尊之奈何闢釋氏之非而自樹妖邪之教也其最不經者未降生前將降生事蹟豫載國史夫史以

傳信也安有史而書天神下告未來之事者哉從來妖人之惑衆不有所藉託不足以傾愚民之心如社火狐鳴魚腹天書石人一眼之類而曰史者愚民不識眞僞咸曰信眞天主也非然何國史先載之耶觀蓋法氏之見耶蘇頻行靈蹟人心翕從其忌益甚之語則知耶蘇之聚衆謀爲不軌矣官忌而民告發非及而何耶蘇知不能免恐城中信從者多盡被拘執傍晚出城入山園中跪禱被執之後衆加耶蘇以僭王之恥取王者絳色敝衣披之織剛刺爲冕以加其

不得已上

首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蘇之手比之執權者焉僞爲跪拜以恣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姑聽衆撻以洩其恨令體傷剝卒釘死於十字架上觀此則耶蘇爲謀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邪心未革故爲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愚民不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之皈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聚衆之蹟也被人首告機事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衆被拘多口之供也傍晚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園中逃

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袞冕戲遂其乎日之願也僞爲跪拜戲其今日得爲王也衆撻淺恨淺其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快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眞贜實蹟無一不自供招於進呈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政現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獄何所據哉且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犯之木驢子爾敢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蘇之弟子無家不供數木驢子矣其可乎天主造人當造盛

德至善之人 以為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為惡之 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是造人之人貽謀先不臧矣 天主下生救之宜與禮樂行仁義以登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獄為事不但不能救其雲礽而身且陷於大戮造天之主如是哉 及事敗之後不安義命跪禱於天、而妖人之真形不覺畢露夫跪禱禱於天也天上之神孰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

天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按耶穌之釘死實壬
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證其爲天主
天則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則萬國震動夫天無二
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則天下萬國宜無一國不共
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況望日之食乎考之漢史
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無日食之異豈非
天醜妖人之惡使之自造一謊以自證其謊乎連篇
累牘辯駁其非總弗若耶穌跪禱於天則知耶穌之
非天主痛快斬截眞爲照妖之神鏡也一語允堪破

的而必俟數千言者蓋其列布之書多竊中夏之語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說無非彼教金多不難挌致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爲之創潤使後之人第見其粉飾之諸書不見其原來之邪本茹其華而不知其實誤落彼雲霧之中而陷身於不義故不得不反復辯論以直擣其中堅世有觀耶蘇教書之君子先覽其進呈書像及蒙引日課三書後雖有千經萬論必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書妖言君子自能辨之而世有不及知之無狀眞有不與同中國者識舉以告

夫天下之學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卽當年之首善書院也若望秉魏璫之熖奪而有之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木主踐於糞穢之內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馬馮元飈之所以切齒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讀孔氏書者可毋一動念哉耶說跛行懼其日滋不有聖人何能止息孟子之距楊墨惡其充塞仁義也天主之教豈特充塞仁義已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先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距楊墨也茲欲距耶蘇息邪教正人心塞亂

源不能不仰望於
主持世道之聖人云韓愈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吾於耶蘇之教亦然時
順治己亥仲夏望日新安布衣楊光先長公氏著

闢邪論中

聖人學問之極功秖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之外又穿鑿一理以爲高也故其言中正平常不爲高遠奇時之論學人終世法之終世不能及焉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恃其給捷之口便佞之才不識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辯博爲聖瑰異爲賢罔恤悖理叛道割裂墳典之文而支離之譬如猩猩鸚鵡雖能人言然實不免其爲禽獸也利瑪竇欲尊耶蘇爲天主首出於萬國聖人

之上而最尊之歷引中夏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曰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之上帝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也蒼蒼之天乃上帝之所役使者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況於下地乃衆足之所踏踐汙穢之所歸安有可尊之勢是天地皆不足尊矣如斯立論豈非能人言之禽獸哉夫天萬事萬物萬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氣具焉氣具而數生焉數生而象形焉天爲有形之理理爲無形之天形極而理見焉此天之所以即理也天函萬事萬物理

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原太極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無所謂理即天之外更無所謂天也易之爲書言理之書也理氣數象備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元者理也資始萬物資理以爲氣之始資氣以爲數之始資數以爲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見焉故曰乃統天程傳乾天也專言之則道也分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分合之說未嘗主於分而不言合也專者體也分者用也

言分之用而專之體自在矣天主教之論議行爲純
乎功用實程子之所謂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
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
自是精神耶觀此則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
是帝也萬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舉頭見
天故以上帝稱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書云欽
若昊天惟天降災祥在德與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詩
云畏天之威天鑒在茲皆言天也上帝是皇將事上
帝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不敢逆天也惟

皇上帝降衷下民衷者理也言天賦民以理也禮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言順天時重農事也凡此皆稱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也讀書者毋以辭害意爲令謂天爲上帝之役使不識古先聖人何以稱人君爲天子而以役使之賤比之爲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爲役使之賤無怪乎令皈其教者必毀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踏踐汙穢而賤之也不尊君以其爲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不尊親以耶穌

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尚如此又何有於師哉此宣聖
木主之所以遭其毀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
教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宜其誇詡自西徂東諸大
邦國咸習守之而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也吁嘻異
乎哉自有天地以來未聞聖人而率天下之人於無
父無君者也諸大邦國苟聞此道則諸大邦國皆肏
獸矣而況習守之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
也尊耶蘇為上帝則不可言也極而至於尊凡民為
聖人為上帝猶可言也胡遽至於尊正法之罪犯為

聖人爲上帝則不可言也古今有聖人而正法者否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聞也所謂天主者主宰天地萬物者也能主宰天地萬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終則天主之爲上帝可知矣彼教諸書於耶蘇之正法不言其釘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其於聖人易簀之大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謂功者一言而澤被蒼生一事而恩施萬世若稷之播百穀契之明人倫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法堯舜孟子之距楊墨斯救世之功也耶蘇有一於是

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爲功此大幻術者之事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旣主宰人病人死忽又主宰人瘳人生其無主宰已甚尚安敢言功乎故祇以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八字結之絕不言畢者何功功者何救蓋亦自知其辭之難措而不覺其筆之難下也以正法之釘死而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則凡世間淩遲斬絞之重犯皆可援此八字爲絕妙好辭之行狀矣 妖書妖言悖理及道豈可一日容

於中夏哉

闢邪論下

詳閱利瑪竇闡明天主教諸書之論議實西域七十二種旁門之下九十六種邪魔之一其詆毀釋氏欲駕而上之此其恒情原不足爲輕重利瑪竇之來中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也以爲吾儒之流亞故交讚之援引之竟忘其議論之邪僻而不覺其教之爲邪魔也且其書止載耶蘇救世功畢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爲其欺蔽此利瑪竇之所以爲大姦也其徒湯若望之知識

卑闍於利 瑪竇乃將耶蘇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和盤託出予始得卽其書以闢之豈有彼國正法之罪犯而來中夏爲造天之聖人其孩孺我中夏人爲何如也耶蘇得爲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可稱聖人矣耶蘇旣釘死十字架上則其教必爲彼國之所禁以彼國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之惡矣其衷詎可測哉若望之流閉堂於江寧錢塘閩粤實繁有徒呼朋引類往來海上天下之人知愛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渡之干禁是愛虎豹之文

皮而豢之卧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夫國之有封疆關之有盤詰所以防外伺杜內洩也無國不然今禁令不立而西洋人之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陸止不知其所作所爲惟以精工奇巧之器鼓動士大夫天堂地獄之說煽惑我愚民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於門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號乎世方以其器之精巧而愛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懼之也輸之攻墨之守豈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不謀爲不軌於彼國我亦不可弛其防範況曾爲不

軌於彼國乎茲滿漢一家蒙古咸回出入闕陛猶憑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來反得自如而無譏察吾不敢以為政體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於內地為國顯官國之情勢保毋不外輸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謀國君子毋以其親暱而玩視之也彼教之大規行教之人則不婚不宦者湯若望之不婚則比頑童矣不宦則通政使食正二品服俸加二級掌欽天監印矣行教而叛教教業已不守彼國之法安能必其守

大清之法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依西洋新法五
字不可謂非先集之霰也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識者
猶惡其眼予蓋惡其眼云懷書
君門柳不得違故著斯論以表天主教之隱禍有如此
寧使今日罵予爲妬婦不可他日神予爲前知也論
甫刻成客有向予言利瑪竇於萬歷時陰召其徒以
貿易爲名舳艫啣尾集廣東之香山澳中建城一十
六座守臣懼請設香山參將增兵以資彈壓然彼衆
日多漸不可制天啟中臺省始以爲言降嚴旨撫臣

何士晉康潔剛果督全粵兵毀其城驅其衆二三十年之禍一旦盡消此往事之可鑒也今若望請召彼教入來治歷得毋借題爲復踞澳之端乎彼國距中夏十萬里往返必須十年而三月卽至是不在彼國而在中國明矣不知其人於何年奉何旨安插何地方也如無旨安插則私越之干禁有官守言責之大君子可無半語一詰之哉茲海氛未靖譏察當嚴

廟堂之上宜周毖飭之畫毋更揖盜自詒後日之憂也

續因所聞補贅論末憂國大君子鑒之

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

上許先生書後追悔著闢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國人擁戴耶穌及國法釘死耶穌之圖像刋附論首俾天下人盡見耶穌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爲其作序卽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若望之進呈書像共書六十四張爲圖四十有八一圖系一說於左方茲弗克具載止摹擬戴耶穌及釘架立架三圖三說與天下共見耶穌乃謀反正法之賊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圖說附於左方

天主耶穌返都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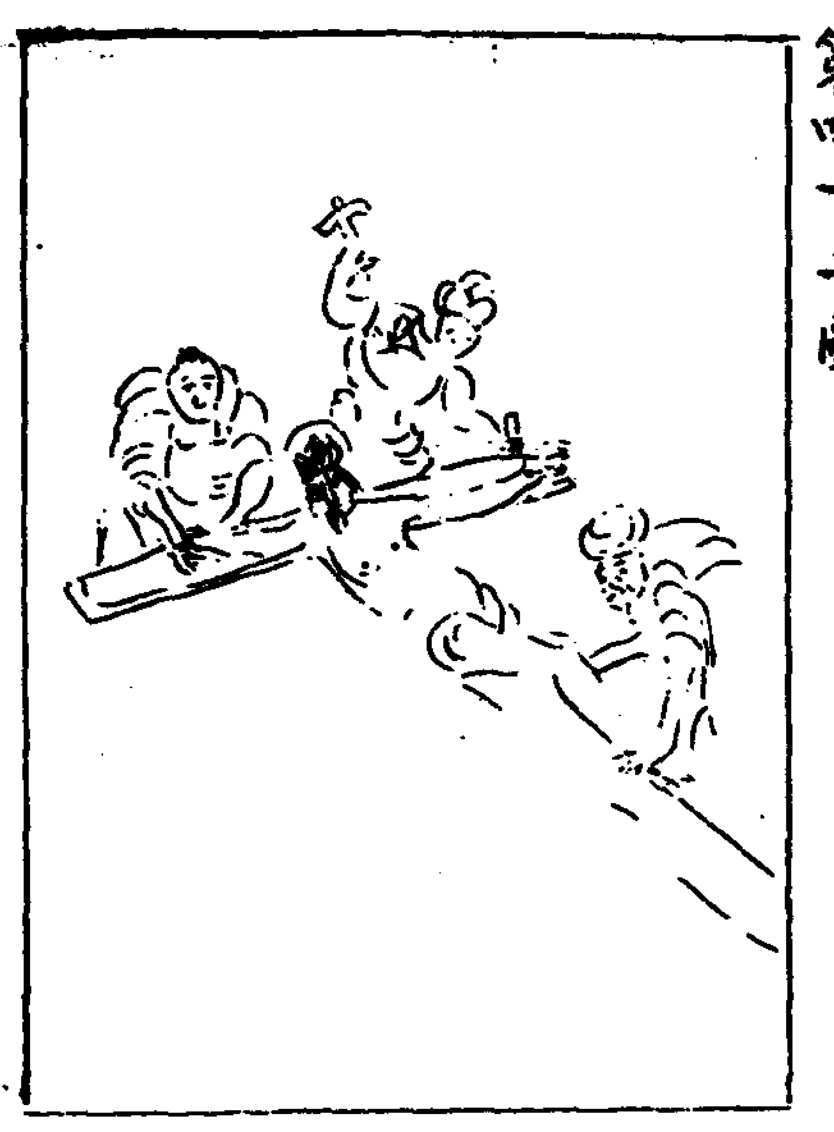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圖

湯若望曰耶蘇出行教久知難期之漸迫也旋反都城就之從來徒行惟此入都則跨一驢且都人望耶蘇如渴聞其至也無貴賤大小傾城出迎有以衣覆地拂使驢足沾塵者有折枝擁導者前後左右羣讚（妖人之譎不覺自露惟其尊）其爲天主無間也噫是蓋有二意焉一步顯尊貴之（責前以取釘死）相於受難之前以見受難實爲天主一借此重責五（五日前尊迎者衆民受其惑王曰從變心者懼王法恐有禁也）日後有變心附惡者若曰爾所隨聲附惡以相傾陷者非即爾前日歡迎入城讚爲天主者乎

楊子曰此湯若望自招天主耶蘇是謀反之口供

像架刑釘方蘇耶

第四十二圖



若望曰其釘十字架也左右手各一釘二足共一釘

有二盜在獄未決者今亦取出釘之以等耶穌於盜

爲大辱云

楊子曰犯人畫招已畢此真所謂不刑而招

天主耶蘇立架像

第四十三圖



若望曰釘畢則立其架中耶蘇兩傍盜也耶蘇懸架天地人物俱証其爲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法所不載且全食下界大暗且久食歷時十二刻也地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離墓復活物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是也尤足異者旣終之後惡衆有眇一目者舉鎗刺耶蘇脇以試其實死與否刺血下注點及惡目隨與復明耶教之意恐人議論耶蘇是耶教不是天主下生故引天地人物作証以見耶蘇眞是天主必要說到理事之所無使人不敢不信細考耶蘇釘死之日依西歷乃三月之十六日考之中歷爲漢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歲之三月二十二日夫天旣皆

違常度非朔日而食以証耶穌爲天主何不食於世
二而食於十六若望亦自知下弦之月不能全掩太
陽之光故於既望月圓之朔疾行一百八十二度半
以食日下界大暗精於歷法如若望方知此食任義
知歷官斷斷不能言斷斷不敢言也若望既敢妄言
吾亦姑以妄信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但查建武八年
三月四月無日食地震之文況望日日食乎彼邪教
人止知說燥畀之謊以惑愚夫愚婦不堤防明眼學
人有史册可考以鏡其失枝脫節也獨怪向來士大
夫願爲定交願爲援引願爲作序豈真無日不過利
其數件奇巧器物與之卵翼殊不知一與窺曬節弗
能守自已之正學乃玩物以徇人舉世尤而效之遂
遺天下後世無窮之禍作俑無後吾
必以徐光啟爲萬世大罪人之魁

楊子曰右三圖三說是聖人是反賊是崇奉是正法

吾亦能知請歷來作序先生辨之

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編欽縣民楊光先

呈爲

大國無奉小國正朔之理一法無有閏有不閏之月

事竊

國體義難緘默請乞

題參會勘改正以尊

大國名分以光

一代大典事竊惟正名定分在隻字之間成歲閏餘

有不易之法顧法不可以紊亂而名不可以假

人名以假人將召不臣之侮法而紊亂定貽後
世之譏斯
國體之攸關匪尋常之得失也
皇上秉乾御宇撫有萬國從來幅員之廣重譯之獻
未有如
皇上之盛者而
正朔之頒實萬國之所瞻聽後世之所傚則非一代
因革損益之庶政比也必名足以統萬國而法
足以憲萬世始克稱

一代之歷焉茲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之以新法推時
憲歷也於名則有無將之誅於法則有擾紀之
罪焉
皇上之臣民者豈能晏然而已乎夫時憲歷者
大清之歷非西洋之歷也欽若之官
大清之官非西洋之官也以
大清之官治
大清之歷其於歷面之上宜書奏
准印造時憲歷日 頒行天下始爲尊

飼雀山房

皇上而大一統今書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

而明謂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其罪豈止無將已乎春秋魯

記事之史也仲尼魯之老臣也魯臣而修魯史

尚不敢自大其君而必繫之以春王正月蓋所

以尊周天王而大一統非藉周天王而張大夫

一魯也今以

大清之歷而大書依西洋新法不知其欲天王誰乎

如天王
皇上則不當書依西洋新法敢書依西洋新法是藉
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
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洋而魯
大清也罪不容於誅矣孔子借繁纓謂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今假以依西洋新法此實見之行事非
託之空言者也豈特繁纓已哉若望必曰五字
出自
上傳夫

上傳者傳用其法未嘗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也
皇上卽傳其特書五字於歷面若望亦嘗引分以辭
曰冠履有定分臣偏方小國之法曷敢云
大國依之而特書於歷面以示天下萬國臣不敢也
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毋下拜
不可師以辭乎 如曰習矣而不察小國命
大國非習而不察之事也人臣見無禮於其
君者如鷹鸇之逐雀 光先於本年五月內曾具疏糾
政疏雖不得

上達而大義已彰於天下若望卽當檢舉改正以贖
不臣之罪何敢於十八年歷日猶然大書五字
可謂怙終極矣此盜竊名器之罪一也三歲一
閏氣盈朔虛之數也無法以推之何以知其某
月當置閏某月不當置閏乎一月之內有一節
氣一中氣此常月之法也有一節氣而無中氣
則以上半月爲前月之中氣下半月爲後月之
節氣此置閏之法夫人而盡知也新法於十八
年閏七月十四日酉時正初刻交白露八月節

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後作八月用
此有節氣而無中氣之爲閏此法之正也忽又
於十二月十五日申時正三刻交立春正月節
此月有節氣而無中氣政與閏七月之法同是
一歲而有兩閏月之法矣同一法也而有閏有
不閏何以杜天下後世之口乎且順治十八年
實閏十月而新法謬閏七月此不知其憑何理
以推也若望必曰西洋新法與羲和不同夫用
新法者冀其精密於羲和之法也而新法謬亂

若此不敢望羲和之萬一尚可侈口言新法哉匪特此也一月有三節氣則又更異於有閏有不閏之法矣至於冬至之刻至立春之刻應有一四十五日八時弱而新法止四十四日一時三刻將立春之刻趲在前一日六時三刻是不應立春之日而立春應立春之日而不立春凡此閉關至今所未聞之法也夫春爲一歲之首禮經月令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關於典禮

一何等重大乃以偏方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褻
天帝而慢
天子莫此爲甚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新法之干於政典多矣此僭擾天紀之
罪二也夫以堂堂之
天朝舉
一代之大經大法委之無將擾紀之人而聽其盜竊
紊亂何以垂之天下後世哉總之西洋之學左

道之學也其所著之書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
道世盡以其爲遠人也而忽之又以其器具之
精巧也而暱之故若望得藉其新法以隱於
金門以行邪教久之黨與熾盛或有如天主耶穌
謀爲不軌於其本國與利瑪竇謀襲日本之事
不幾養虎自貽患哉二事一見於若望進呈之
書一聞於海船商人之口如斯情事
君之與相不可不一聆於耳中以知天主教人之狼
子野心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

廣澳內官

帝腹不可無蜂蠆之防此　光先之所以著摘謬十論以政其謬歷闢邪三論以破其左道也謬歷正而左道祛左道祛而禍本亡斯有位者之事也伏乞詳察備呈事關

國體具疏

題參請

勅滿漢內閣翰林六部九卿科道公同勘議請

旨改正并將邪教逆斥以為無將擾紀之戒廢名分

定奪

上國尊歷法正奪

大典光矣字多逾格仰祈鑒宥爲此具呈須知呈者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投

禮科未准

中星說

刪

古今掌故無載籍可考則紛如聚訟終無足徵可以逞其私智肆其邪說以簧鼓天下後世而莫之所經正夫既有載籍可考又有一定掌故乃盡以爲不可據是先王之法不足遵而載籍不足憑也載籍以羲畫爲祖然有畫而無文尚書有文有事典雖足徵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文章政事之祖而又經歷代大儒之所論註則其爲憲萬世不待言矣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後即分命申命二氏宅於四極考

正星房虛昴四正之中星此二氏必羲后之裔與其司天之史守其家學故世其官而掌故之淵源必本之肇造干支之太古學有師承其來舊矣定非創自胸臆若今人之以新鳴也考其四正之中星咸以太陽之宿居於四正宮之中蓋太陽者人君之象中主而弟偏倚者也人君宅中以治天下故以太陽宅於四正宮之中以象之非無所取義而云然也故星日馬宿列於午宮之中典曰日中星鳥午宮正中之線當星宿五度九十二分一十二秒三十七微五十纖房日兔宿列於卯宮之中典曰日

永星火卯宮正中之線當房宿初度三分五十六秒一十二微五十纖虛日鼠宿到於子宮之中典曰宵中星虛子宮正中之線當虛宿五度九十九分九十九秒八十七微五十纖昴日雞宿列於酉宮之中典曰日短星昴酉宮正中之線當昴宿三度二十五分六十八秒六十二微五十纖此堯典之所紀載歷代遵守四千餘年莫之或議可云不足法乎今西洋人湯若望盡更羲和之掌故而廢黜之將帝典真不足據則世間載籍當盡付之祖龍一火矣奚必存此贅疣以爲擾亂新法之具哉孔子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祖述堯舜也考其祖述之績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而已聖而至於孔子無以復加矣而羲和訂正星房虛昴之中星乃堯典之所紀載孔子之所祖述若望一旦華而易之是堯舜載籍之謬孔子祖述之非若望是而孔子非孔子將不得為聖人乎試問舉世之先知後知先覺後覺堯舜應祖述乎不應祖述乎必有能辨之者如應祖述則羲和之法恐不可盡廢也予不懼羲和之學絕而不傳懼載籍之祖之掌故不能取信於今日使後之學者疑先聖先賢之典冊盡為欺世之文具而學脉道脉從斯替矣此予

之所以大憂也故於中星之辯剌剌不休以嘗賈生之痛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禮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不以聽作記者其前知有今日乎

選擇議

竊惟陰陽五行之理惟視生尅制化之用用得其理則凶可化爲吉用違其理則吉反變爲凶而斟酌權宜非讀書明理之人不能也今天文地理時令三家多是不讀書之人藉此以爲衣食之資其於陰陽五行之理原未融會貫通以訛傳訛滿口妄誕究至禍人之事恒多而福人之事恒少夫山有山之方位命有命之五行歲月有歲月之生死詳載通書待人隨理而變通之故名其書曰通通者有變通之義今庸

術不能明理而變通之反將變通之書以文其不通之術鮮有不誤人也者凡陰陽二宅以其人之本命爲主山向歲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尅命選擇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尅洩之四柱或三方不利用事難緩則用制殺化殺之月令以化凶爲吉若月令生殺黨殺日時不良則有凶而無吉如

榮親王之命丁酉年生納音屬火以水爲殺宜選二木生旺之月以生火令水不尅火而生水此化難生恩之法也忌水生旺之月以尅火忌金生旺之月以生

殺此定理也查戌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以北方爲
三殺亥爲劫殺壬爲伏兵子爲災殺癸爲火禍丑爲
歲殺蓋亥壬子癸爲陰陽二水臨官帝旺之地以水
能滅火也一說亥子丑爲陰陽二火墓絶之鄉火至
北方而無氣其義與水尅火同此北方所以爲寅午
戌三合年之三殺也又查山家變運子午二山正丑
行屬水水墓在辰戌戌年遁得丙辰墓運納音屬土
選用八月月建辛酉爲庚金帝旺之鄉辛金臨官之
地用官旺之金生水以尅火加之墓運屬土母顧子

而不尅水反助金以生水查壬辰日干頭透水又納
音屬水衆殺黨豪以尅
王命何忌如之旦八月二十七日實犯地空通書忌埋
葬豈湯若望未之見也查甲辰時奇門法犯伏吟經
云謀中伏吟爲最凶天蓬加着地天蓬天蓬若到天
英上須知即是反吟宮八門反伏皆如此生在生分
生在死假令吉宿得奇門萬事皆凶不堪使
榮親王之葬年犯三殺月犯生殺日犯黨殺時犯伏吟
四柱無一吉者不知其憑何書何理而選之也幸用

之以壅數月之
王若用之官府之家其凶禍不可言矣

摘謬十論

一謬不用諸科較正之新

從來治歷以數推之以象測之以漏考之以氣驗之蓋推算者主數而不主象恐推算與天象不合故用回回科之太陰五星凌犯以較之又恐推算凌犯二家與天象不合故用天文科臺官之測驗以考之三科之較政精矣當矣而猶曰此數象之事非氣候時刻分秒事也故用漏刻科考訂一日百刻之漏布律管於候氣之室驗葭灰飛之時刻分秒以知推算之

時刻分秒與天地之節氣合與不合此四科分設之意從古古已然今惟憑一已之推算竟廢舊制之諸科禁回回科之凌犯而不許之進呈進自著之凌犯以掩其推算之失置天文科之臺官而不使之報象廢漏刻科之律管而不考其飛灰縱氣候違於實中行度舛於天上誰則敢言此若望所以能盡聾瞶一世之人得成其為新法也

二謬一月有三節氣之新

按歷法每月一節氣一中氣此定法也亦定理也

順治三年

十一月大癸卯

初一日癸卯卯初一刻大雪十一月節

十五日丁巳亥正初刻冬至十一月節

三十日壬申未初一刻小寒十二月節

此是一月之內有兩月之節氣矣自開天闢地至今未聞有此法也

三謬二至二分長短之新

按至分之數時刻均齊無長短不一之差

冬至至夏至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八十二日二時

夏至至冬至 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 新法一百八十三日一時弱

是夏至至冬至長十一時而冬至至夏至短十一時矣

春分至秋分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新法一百八十六日九時二刻十分弱

秋分至春分古法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弱新法一百七十八日五時五刻五分

是春分至秋分多八日三時五刻五分而秋分至春分少八日三時五刻五分矣

四謬夏至太陽行遲之新

太陽之行原無遲疾一晝夜實行一度夏至太陽躔申宮參八度參八出寅宮入戌宮晝行地上度二百

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咨因夏至之晝長而謂太陽之行遲則夏至之夜短太陽應行疾矣遲於晝而疾於夜有是理乎冬至太陽躔寅宮箕三度箕三出辰宮入申宮晝行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短夜行地下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夜長咨因冬至之晝短而謂太陽之行疾則冬至之夜長太陽應行遲矣疾於晝而遲於夜有是理乎新法以夏至太陽之行遲故將立秋歷在後一日三時以冬至太陽之行疾故將立春債在

前一日六時立夏立冬莫不皆差一日七八時總因
不明太陽之行誤之也禮經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闕於典
禮何等重大茲以偏邪之新法淆亂
上國之禮經慢
天帝而褻
天子莫此為甚焉

五謬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

查寅宮宿度自尾二度入寅宮起尾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

六七箕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分箕斗初一二三四度始入丑宮今冬至之太陽實躔實宮之箕三度而新法則移箕三入丑宮是將天體移動十一度矣一宮移動十二宮無不移動也

六謬更調觜參二宿之新

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爲次序

南方七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

東方七宿　角木蛟　亢金龍　氐土貉　房日兎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北方七宿　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㺄

西方七宿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雞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水猿

新法更調參水猿於前觜火猴於後古法火水之次序四方顛倒其一方矣

七謬删除紫氣之新

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四餘者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也如真見其爲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歷之爲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孛而獨删一紫氣苟以紫氣爲無體則羅計月孛肯嘗有體耶若望之言曰月孛是一片白氣在月之上如果有白氣在月上則月孛一日應同月行

十三度二日四時過一宮何故九月始過一宮耶況月上之白氣有誰見耶

八謬顛倒羅計之新

羅計自隋唐始有若望亦遵用羅計是襲古法而不可言新法也其所謂新者不過以羅爲計以計爲羅爾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羅是計計是羅耶羅屬火計屬土火土異用生尅制化各有不同故授人時以前民用顛倒五行令民何所適從

九謬黄道算節氣之新

按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匀分每一節氣該一十五
日二時五刻一十七秒七十　微八十三今新法以
黄道闊狹之宮筭節氣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
一節氣之差所以四立二分皆錯日二至錯時
　十謬歷止二百年之新
臣子於
君必以萬壽爲祝願
國祚之無疆孟子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言千萬年
之歷可前知也

太宗皇帝仁武而不嗜殺
天故篤生
皇上冲齡而爲
一代開闢之主
皇上又英明仁武而不好殺
天將篤祐
皇家享無疆之歷祚而若望進二百年之歷其罪已可
勝誅
順治十六年五月　　日

原諭繁冗反不達意　部審入摘節畧如右以便

翻清入疏

進呈

始信錄序

宇宙間奇峯峭壁必有峽岬爲之基以成其峻拔之勢未有無所憑籍而能成其爲崔巍者惟新安黃山之始信峯如揩萬片竹木不着一寸土壤拔地而起矗立千仞四面陡絕莫可躋攀欲登者由如來峯編水爲梁廣不盈尺修不逾丈架爲飛虹有松焉名曰接引橫出一枝跂與腰平直達彼岸人扶以渡峯頂大可函丈一廢圜瓢纔能容膝以憩遊人四面層峯如架上槊如筒中筆林立天外登者莫不跳躍叫絕

以爲不登此巔不信人間有此奇峯故以始信名焉

吾郡楊長公先生身不列於宮牆名不掛於仕版雖有令先大宗伯世廕又遜職以爲布衣論其時地不過一齊民爾一旦起而刻權要其先後章疏與正陽忠告諸刻頓令長安紙貴當其舁櫬之日贈詩者盈棺廷杖之日觀者萬人靡不爲先生稱佛名號而先生之奇始信於天下癸未冬烈皇御經筵詢守内文武材廷臣以聞撫朱之馮對襄城伯李國楨以先生對帝曰是舁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先

生襄城遺人迎未至先生所而宗社墟矣編明紀者數家咸書先生劾温首揆陳吏垣獲譴杖戍事而先生之奇始信於後世然予以爲猶未足盡先生之真奇也先生之真奇不在於劾權要而在於尊聖學緬維止至善之道惟學力以致之匪學脉則道脉不明先生疏中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千世而不墜賴有聖學之六百三十四言其有功於學脉道脉至矣盡矣誠古今來不再見之鴻文真足與天地並垂不朽較漢宋諸儒之羽翼聖經者功高倍蓰而

編年家不知收此而收劾權要之事可謂拾其細而遺其大矣資治綱目凡例凡關道術者必書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可云不關道術乎哉可以不大書特書乎哉予未免有史才而無史識之嘆後有正史必以予言爲歸從來理學經濟名臣垂於竹帛者率在身後而先生以無位之布衣標青史於生前豈非古今之至奇者哉不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不信人間有楊先生讀先生之六百三十四言始信人間有楊先生也先生一生精神事業專致力於宮牆近著

闢邪論中星說與六百三十四言相爲表裏合而觀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峯之始信人之始信咸於吾郡
見之地靈人傑信矣哉茲合先生之四文題曰始信
另梓成帙以與天下後世共膽明先生之真奇
順治庚子仲冬吉旦眷侄王泰徵頓首拜書於紫陽
之講席

邪教以此序內有明史二字首告光先到
部巢脫被罪蒙
部審取光先口供猶記其大略謹錄於左
朝廷誅莊逆之明史誅其言誇不倫非誅明史二字從
來壢社之史新朝修之考其一代政令之得失善
者取以爲法於後世不善者取以爲戒於後世此

歷代修史之意如周秦史漢修漢史魏修魏史晉
修晉史隋修隋史唐修唐史宋修宋史元修元史
明修明史應該
清朝
命文武大臣總裁開局令詞臣纂修因明朝天啟
崇禎未有實錄加以朝報散失無憑稽考故未舉
行所以田閒留心古今政事之士著有明紀史畧
謂之野史
朝廷
閑局纂修之史謂之正史野史適以備正史之採
擇無野史剔正史無所考衷正史出而野史自然
不存明史二字不在叛逆之列

尊聖學疏

恩廕新安衛官生今讓職楊光先爲臣疏裕國恤民等事內六吏科給事中陳欽新假尊經以糾馬之驪之不尊經而追論宋室變華爲夷皆學之罪壞萬世人心道術繇宋真宗勸學之歌如此作孽真不容於天地間矣生民以來聖聖相承惟此道統歷十世而不墜賴有聖學聖經一章冠以大學之道論語一書首言學而時習從來大聖大賢孰非學力所致學之在天地間如日月之無終無古有明晦而無消歇世

隆則從而隆世　汙則從而汙來真黜僞古道綦嚴未
聞學可羅也卽否塞如元末之世天地亦幾息矣而
劉基宋濂陳遇陶安王褘章溢之徒不以時之左文
而貶其學洎高皇帝崛起滁陽闢既昏之天地而大
明之諸儒應運雲從遂爲昭代儒宗之首繼而方孝
孺黃觀鐵鉉景清輩又爲萬世忠孝之冠後此則錢
塘之祖胸受箭李時勉之脇折金瓜于謙之旋乾轉
坤王守仁之武功文德楊繼盛之批鱗觸姦海瑞之
剛直康介吳與弼陳繼儒之道學文章潔身高尚是

皆未絶之讀書種子而倫常之事賴以扶植其他理
學經濟忠節清貞不可勝數而啟新至謂太祖竭盡
心力未見大有挽回何其敢於誣先聖誣祖宗誣名
臣之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經黜異直接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脉帝王之學唯皇上獨得其宗臣惟恐
皇上學之不篤好之不專使偽君子假道學布列朝
宁令讜言日遠惠政日壅致天下日趨於亂是爲深
憂今啟新以一時之鮮實行而徑歸罪於宋宗之歌
勸學是欲皇上廢先聖之學矣以尊經爲名而以廢

學為實古今有此尊經之體亡臣謂折棚破榜之妖風（丙子科榜出之日妖風碎榜吹倒榜棚）正應啟新厭學之一疏此上天先聖所以提醒首善一榜之人以轉告夫天下學者啟新本意不過欲申前罷制科之論故作此巧語以動皇上臣觀啟新之意未止於罷制科啟新苟得大用不至於焚書坑儒不已噫堯舜之世不容四凶而聖明在上豈可儲一妖祟之李斯乎此天地間無等之罪人臣不知皇上何以待之也